



国际大奖小说·成长版

2012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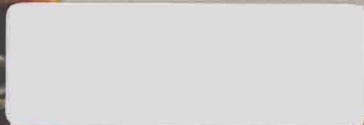
# 诺福镇的奇幻夏天



[美]杰克·甘托斯 / 著 任溶溶、任荣康 / 译

*Dead End In Norvelt*

一座饱经沧桑的小镇，  
一个妙趣横生的夏天，  
一段悬念迭起的奇幻旅程……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国际大奖小说·成长版

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



*Dead End  
In  
Norvelt*

# 诺福镇的奇幻夏天

[美]杰克·甘托斯/著 任溶溶 任荣康/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新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诺福镇的奇幻夏天 / (美) 甘托斯 (Gantos, J.) 著 ;  
任溶溶, 任荣康译. -- 天津 : 新蕾出版社, 2014.4  
(国际大奖小说·成长版)  
书名原文: Dead End in Norvelt  
ISBN 978-7-5307-5926-4

I. ①诺… II. ①甘… ②任… ③任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08620 号

DEAD END IN NORVELT by Jack Gantos  
Copyright © 2011 by Jack Gantos  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LLC  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New Buds  
Publishing House (Tianjin) Limited Company  
ALL RIGHTS RESERVED  
津图登字:02-2012-184

---

出版发行: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新蕾出版社

e-mail: 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http://www.newbuds.cn

地 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(300051)

出 版 人: 马梅

电 话: 总编办(022)23332422

发行部(022)23332676 23332677

传 真: (022)2333242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5mm×1370mm 1/32

字 数: 150 千字

印 张: 10.75

版 次: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---

著作权所有·请勿擅自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·违者必究, 如发现  
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电话: (022)23332677 邮编: 300051

# 一辈子的书

梅子涵

## 亲近文学

一个希望优秀的人，是应该亲近文学的。亲近文学的方式当然就是阅读。阅读那些经典和杰作，在故事和语言间得到和世俗不一样的气息，优雅的心情和感觉在这同时也就滋生出来；还有很多的智慧和见解，是你在受教育的课堂上和别的书里难以如此生动和有趣地看见的。慢慢地，慢慢地，这阅读就使你有了格调，有了不平庸的眼睛。其实谁不知道，十有八九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的，而是当了电脑工程师、建筑设计师……可是亲近文学怎么就是为了要成为文学家，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呢？文学是抚摸所有人的灵魂的，如果真有一种叫作“灵魂”的东西的话。文学是这样的一盏灯，只要你亲近过它，那么不管你是在怎样的境遇里，每天从事怎样的职业和怎样地操持，是设计房子还是打制家具，它都会无声无息地照亮你，使你可能为一个城市、一个家庭的房间又添置了经典，添置了可以供世代的人去欣赏和享受的美，而不是才过了几年，人们已经在说，哎哟，好难看哟！

谁会不想要这样的一盏灯呢？

## 阅读优秀

文学是很丰富的,各种各样。但是它又的确分成优秀和平庸。我们哪怕可以活上三百岁,有很充裕的时间,还是有理由只阅读优秀的,而拒绝平庸的。所以一代一代年长的人总是劝说年轻的人:“阅读经典!”这是他们的前人告诉他们的,他们也有了深切的体会,所以再来告诉他们的后代。

这是人类的生命关怀。

美国诗人惠特曼有一首诗:《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》。诗里说:

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,  
他看见最初的东西,他就变成那东西,  
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……

如果是早开的紫丁香,那么它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部分;如果是杂乱的野草,那么它也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部分。

我们都想看见一个孩子一步步地走进经典里去,走进优秀。

优秀和经典的书,不是只有那些很久年代以前的才是,只是安徒生,只是托尔斯泰,只是鲁迅;当代也有不少。只不过是不知道,所以没有告诉你;你的父母不知道,所以没有告诉你;你的老师可能也不知道,所以也没有告诉你。我们都已经看见了这种“不知道”所造成的阅读的稀少了。我们很焦急,所以我们总是非常热心地对你们说,它们在哪里,是什么书名,在哪儿可以买到。我就好想

为你们开一张大书单，可以供你们去寻找、得到。像英国作家斯蒂文生写的那个李利一样，每天快要天黑的时候，他就拿着提灯和梯子走过来，在每一家的门口，把街灯点亮。我们也想当一个点灯的人，让你们在光亮中可以看见，看见那一本本被奇特地写出来的书，夜晚梦见里面的故事，白天的时候也必然想起和流连。一个孩子一天天地向前走去，长大了，很有知识，很有技能，还善良和有诗意，语言斯文……

同样是长大，那会多么不一样！

### 自己的书

优秀的文学书，也有不同。有很多是写给成年人的，也有专门写给孩子和青少年的。专门为孩子和青少年写文学书，不是从古就有的，而是历史不长。可是已经写出来的足以称得上琳琅和灿烂了。它可以算是这二三百年来我们的文学里最值得炫耀的事情之一，几乎任何一本统计世纪文学成就的大书里都不会忘记写上这一笔，而且写上一个个具体的灿烂书名。

它们是我们自己的书。合乎年纪，合乎趣味，快活地笑或是严肃地思考，都是立在敬重我们生命的角度，不假冒天真，也不故意深刻。

它们是长大的人一生忘记不了的书，长大以后，他们才知道，原来这样的书，这些书里的故事和美妙，在长大之后读的文学书里

再难遇见，可是因为他们读过了，所以没有遗憾。他们会这样劝说：“读一读吧，要不会遗憾的。”

我们不要像安徒生写的那棵小松树，老急着长大，老以为自己已经长大，不理睬照射它的那么温暖的太阳光和充分的新鲜空气，连飞翔过去的小鸟，和早晨与晚间飘过去的红云也一点儿都不感兴趣，老想着我长大了，我长大了。

“请你跟我们一道享受你的生活吧！”太阳光说。

“请你在自由中享受你新鲜的青春吧！”空气说。

“请你尽情地阅读属于你的年龄的文学书吧！”梅子涵说。

现在的这些“国际大奖小说”就是这样的书。

它们真是非常好，读完了，放进你自己的书架，你永远也不会抽离的。

很多年后，你当父亲、母亲了，你会对儿子、女儿说：“读一读它们，我的孩子！”

你还会当爷爷、奶奶、外公和外婆，你会对孙辈们说：“读一读它们吧，我都珍藏了一辈子了！”

一辈子的书。



目 录 C o n t e n t s

第 1 章	走火的来复枪 .....	1
第 2 章	第一篇讣文 .....	15
第 3 章	大号儿童三轮车 .....	36
第 4 章	玉米地 .....	41
第 5 章	本妮 .....	57
第 6 章	猎鹿往事 .....	68
第 7 章	看病 .....	83
第 8 章	“死神”的拜访 .....	92
第 9 章	跳舞的“地狱天使” .....	107
第 10 章	治疗 .....	125
第 11 章	“时间胶囊” .....	143
第 12 章	灭鼠行动 .....	155
第 13 章	生日礼物 .....	164
第 14 章	一篇关于屋子的讣文 .....	177





目 录 C o n t e n t s

第 15 章	1080 毒药 .....	189
第 16 章	列娜·杜比基太太 .....	199
第 17 章	棒球赛泡汤了 .....	206
第 18 章	惹恼本妮 .....	221
第 19 章	女童军的防火巡查 .....	231
第 20 章	马掌工 .....	238
第 21 章	行李箱中的“骷髅” .....	242
第 22 章	试飞 .....	253
第 23 章	疑惑 .....	262
第 24 章	变化正在发生 .....	272
第 25 章	谁是嫌疑犯 .....	281
第 26 章	逮捕 .....	288
第 27 章	再次响起的来复枪声 .....	304
第 28 章	结局 .....	314



## 第 1 章 走火的来复枪

学期终于结束了，我站在我家后院的野餐台上，准备要好好儿过一个暑假。

在我的脚边，爸爸战争后运回家的日军战利品被我全部摊了开来。他曾经在海军当过兵。在攻占了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一个岛屿后，一天晚上，他和其他水兵弟兄在岛四周无目的地爬行，无意中发现了——一个半埋在沙里的地堡，里面有死了的日军士兵。他们拿走了敌军士兵所有的军用品，并把战利品拖回自己的营地。爸爸拿了一把军官用的军刀，长长的刀刃像刮胡刀一般犀利，刀锋上还残留着血迹。他有一面日本旗、一支配着完整子弹夹的狙击手来复枪、一只瘪掉的水壶、一副脏兮兮的白手套，手套上面有一个射穿左手掌后留下的烧焦的、四周血淋淋的弹洞，还有一张着色的照片，上面是一个穿和服的优雅日本女人。当然，我手上这副放大倍数很高的望远镜也是他的。

我举起这副“二战”时日本军队使用的迷彩望远镜一路看

过去,我的视线从妈妈新播种的菜园,平移到她的玉米地,越过沃尔克小姐家古老的旧屋顶,上移到诺福镇路,又望过我学校的砖砌钟楼,穿过社区中心,一直望到最远处——深蓝色小山脚下志愿者消防处顶上高高的银汽笛。就在靠近山边的地方,新近拉起了维京汽车影院的大银幕。

这时,我用余光看到妈妈朝我走过来,我知道她要来扫我的兴了。如果我可以分散她的注意力,或许她会忘了她原本的来意。

“嗨,妈妈,”我不动声色地说,望远镜并没从眼前移开,“血在刀上干了是红色的,怎么在布上干了却成了棕色的呢?怎么会这样呀?”

“宝贝,”妈妈回答,一点儿没打消原本的来意,“你把这些危险的打仗玩意儿全给摊出来,你爸爸知道吗?”

“这些东西,只要我小心一些,他总是允许我玩的。”我说。事实上我没说真话,爸爸从来不让我玩这些东西,因为他对我说过:“这些战利品有一天会值很多钱,不要用你的脏手去碰它们。”

“好吧,别弄伤了自己!”妈妈警告说,“如果哪个玩意儿上有血,千万别碰它。你可能会染上什么病的,像日本小儿麻痹症什么的。”

“您是不是想起日本甲壳虫那件事了？”我问。妈妈曾在菜园里和“入侵”的日本甲壳虫有过一场大战，结果后者赢了！

妈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把她来这儿找我说话的本意告诉了我：“我刚接到沃尔克小姐的电话，她想要占用你早上几分钟的时间，我告诉她我会送你过去的。”

我从望远镜里盯着妈妈看，但是离她太近了，无法聚焦。她的脸就像一个模糊的杯形蛋糕，上面撒上了草莓糖花。

“而且，”妈妈接着说，“沃尔克小姐说会给你一点儿小东西，作为对你帮助她的回报，不过我不希望你要她的钱。你可以拿一小块馅儿饼什么的，但是不要拿钱。我们可从来不是为了钱帮助邻居。”

“馅儿饼？我得到的就是这么点儿东西？”我叫道，“一块馅儿饼？但假如我帮助她，她感到特别满意，非要给我钱呢，那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如果她给你钱，那我就不会满意了。”妈妈强调说，“而且应该也不会让你满意。帮助别人本身远比得到报酬更有价值。”

“好吧。”我说，在妈妈还没迫使我就范前就让了步，“什么时间？”

妈妈的视线从我的身上移开了一会儿，看着舅舅威尔的印度种小马驹“战争首领”，它正一边磨着结实的大黄牙，一边抵

着多刺的橡树，就着粗糙的树皮来回搔痒，折腾得汗水淋漓。大约一个月前，舅舅从军队里拿到了一张通行证，过来看望我们。舅舅曾经在县里的路政部工作，为了追求刺激，他用反光漆给他的坐骑涂上了油彩，把“战争首领”全身上下的毛涂满了黄白大圆圈。他说要让“战争首领”看上去好像正要准备去和卡斯特将军<sup>①</sup>打仗一样威风。不过“战争首领”现在只能同身上那洗不掉的油漆打仗，那油漆已经快把它逼疯了。妈妈说，军队已把她的弟弟威尔从一个“善良的小男孩”变成了一个“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怪人”。

前不久，这匹小马驹还试过靠在带倒钩铁丝的火鸡笼上摩擦自己，一下子把所有长脖子火鸡给惹毛了，它们群起而攻，用嘴啄它的腿。由于马掌工把“战争首领”的马掌给收窄了，害得它绕着后院痛苦地跛行，好像一个跛了腿的芭蕾舞女。这种状态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，真是够惨的。如果舅舅肯把小马驹给我，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它，不过他肯定不会把它给我的。

“沃尔克小姐要你早上六点到她那儿。”妈妈漫不经心地说，“不过她说，假如你愿意，欢迎你早一点儿到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乔治·阿姆斯特朗·卡斯特(1839—1876)，美国内战时期北方联军著名指挥官，参加过南方盟军受降仪式。后在西部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中丧生。

“六点！”我叫了起来，“我上学还不必这么早起床呢！而我现在在放暑假，我要睡懒觉！为什么她要我这么早去？”

“她说她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，那件事情有限期，她需要你尽早去帮助她。”

我再次拿起望远镜，朝山边大银幕上的电影看去。日本人正悄悄穿过低矮的棕榈树丛，逼向威克岛<sup>①</sup>上剩下的最后几名海军陆战队士兵。一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正手捧一本祈祷书，望着上天，一幅好莱坞式的经典场景，预示着他马上将因身体某重要部位中弹而命丧黄泉。接着，画面切换到一名日本士兵，他正用一支狙击手来复枪进行瞄准，那支来复枪看上去很像我手边的这一支。接着电影镜头又切换回那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，他正往身上画十字，默诵着“圣父，圣子，和圣……”砰！他抓住自己的心口，然后慢慢地倒了下去。

“哎呀！”我叫了出来，“他们打中他了！”

“那是一部战争片吗？”妈妈手指着大银幕问道。她眯起眼睛，好像要探究出那架光影闪烁的放映机在放什么。

“不完全是战争片。”我回答，“它更像一部战争中的爱情

---

<sup>①</sup> 威克岛，太平洋中部珊瑚环礁，位于夏威夷和关岛之间。在1941—1945年太平洋战争时期，美军和日军在岛上发生过重要战斗。

片。”我其实在撒谎，那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战争片，除了那帮快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谈论了一会儿自己的女友外，什么爱情情节都没有。我抛出爱情一词，是以为妈妈会就此打住，不再说出下面的话。

“你知道我不喜欢你观看战争片。”妈妈把双手支在自己的屁股上教训我，“暴力的东西对你没好处——而且它会让你紧张。”

“我知道，妈妈！”我气鼓鼓地回答，想借此脱身，“我知道的！”

“还需要我来提醒你，你身上的那个小问题吗？”妈妈问。

我怎么会忘记！我非常容易流鼻血。一旦受到惊吓，或者太过兴奋，或者无缘无故因什么小事而感到害怕，血就会从我的鼻孔里喷出来，就像龙从鼻孔里喷火。

“我知道。”我对妈妈说，一边本能地用手指在自己的鼻子下面扫了一下，看有没有血，“您整天都在提醒我这个小问题。”

“你要知道，医生可把它看成是大问题的征兆啊。”妈妈认真地说，“要是你的血里缺铁，你的大脑就可能得不到足够的氧气了。”

“能不能请你离开这儿？”

“不要没礼貌。”妈妈说道，提醒我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不

过我已经被流鼻血的问题弄得心神不宁。当爸爸的雪佛兰老爷卡车回火放炮时,我的鼻血就像洒水,喷到了人行道对面;当我从小马驹上掉下来,摔了个屁股蹲儿,我的鼻血就会喷满自己的前胸;假如晚上我做了一场噩梦,这时我的鼻子就像漏水,血染枕头。我可以发誓,如果我的鼻血像这样流个不停,我得需要每隔一天就输上一次血。我身上一定出了什么问题,不过穷光蛋也真有穷光蛋的好处,你没钱去看医生吧,那你也就听不到什么坏消息了。

“杰克!”妈妈叫我,还凑过来捅捅我的膝盖,“杰克!你在听吗?快进屋子里来。你今天得早点儿上床,明天早上你还有任务呢。”

“好吧。”我说,转身随妈妈走回厨房。我觉得我的开心夜快要泡汤了。我知道妈妈还把碗碟浸泡在厨房的洗碗槽里,这样我还能有一点儿时间。等她一离开视野,我即刻跑回院子去做我一直打算做的事。我拿起望远镜,望着电影银幕,日本人还没有完全消灭全部海军陆战队。我想象自己也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,正在帮着海军陆战队抵抗。我知道我们不用再和日本人打仗了,因为他们现在是我们的同盟了。不过,用电影上的敌人作为假想敌来实习一下也不错,因为爸爸说过,我们还得准备打退俄国人,他们已潜入国内,随时打算发动一场偷袭。



我放下望远镜，拿掉狙击手来复枪上的弹夹，然后把枪瞄准银幕，我只能依稀辨认出银幕上的小人影。来复枪上没有瞄准器，于是我不得不依靠肉眼来瞄准——就是沿枪管往前看着枪口上的小金属球，还有枪扳机上方的V形槽口，并把自己的脸颊和眼睛压在冷冷的木质枪托上。来复枪好像有一吨那么重，我把它提起来，试着瞄准电影银幕。但是枪管前后晃动得太厉害，我根本无法将它上面的小球和V形槽口对上连成一线。我放低来复枪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我知道，有妈妈在，我不可能整晚一直这么玩下去。于是在日本人发动他们最后一次“万岁”冲锋时，我又重新尝试了一回。

我又举起了来复枪，摇晃着把枪口朝上指向空中，然后用了吃奶的力气把枪管慢慢放低下来，在把它拿得够稳时，枪口上的小球终于对上了V形槽口的中央位置。这时我看到一个矮小的日本兵跳出小树丛，我飞快扣动扳机，让那个日本人吃上一枪。

砰！来复枪真的开火了，它的反冲力很强，挣脱了我的手。来复枪蹿上天，接着咔嚓一声掉了下来，砸到野餐台，落在地上。“噢，天哪！”我哭叫了起来，一屁股坐在野餐台上，“噢……噢……噢！天哪，上帝啊！”我不知道来复枪是上了子弹的，我没有往枪膛里放过子弹啊！我的耳朵里回响着空袭警报一样的声